



# 在书卷的旷野上

□ 周雪娇

我沿着青石砖的小路缓缓走在黄昏初临的八廓街上,抬眼就看到了大冰的小屋。

一扇古朴厚重的大门,进去后别有洞天。层层叠叠的原木色架子上摆满了散发着油墨香的书籍,那些螺旋形、扇形、梯形的楼梯上也摆放着各式各样、装帧精美的图书、杂志、光盘,随手可取。角落里摆着一些龟背竹和茉莉之类的绿植,散发着幽芬。

一个小伙子慵懒地坐在地上,他被高原阳光晒成古铜色的手里拿着一本《海边的卡夫卡》,靠着一面书墙坐着,他的脚下是一个鼓鼓的行囊,拉链敞开着,一眼可见相机之类的物品。

暖黄色的灯光倾泻而下,为层叠的书脊罩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此刻,在这里捧读一本书,让文

字缓缓浸润心灵,或许才是对灵魂深沉的滋养。

在一个灯光幽暗的角落,摆着几张木桌,一阵歌声传来,“月亮挂在了窗帘上,月光铺在了炕上,尕鸊鷉绣在枕头上……”原来是甘肃歌手张尕怂在唱歌。我顿生亲切之感——穿越千山万水而来,却在离故乡遥远的地方听到了熟悉的乡音。一旁有两个长发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书,专注地听着,一边用脚打着节拍。

在这个氤氲着书香和艺术芬芳的地方,指尖轻抚书页,眼波随着书浪起伏流转,四顾皆是沉醉于迷幻般的世界的身影。

那些亘古久远的文字,会携风带雨而来,在一个温暖的午后轻轻叩响你的心门,泛黄的纸页被微风轻轻吹起,也许还有一只蝴蝶落在上面,细嗅那些隐藏的密语。

书其实不在竹子上、丝帛中、纸页里,书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足迹上,带着使命与我们相见。恰似我坐着火车穿过格尔木的茫茫夜色和可可西里的清晨,来到了八廓街,来到了这家书店,手里擎着一本纳兰性德的集子《那朵幽兰独自香》,我生命的记忆里便多了几许“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苍凉叹惋。

每次远行,我都会在随身的行囊里装一本书。旅行最美的方式也许是坐火车,车轮与铁轨在旷野里有力地激荡,晨曦微明中,手捧书卷,那一刻,世界的苍茫与内心的自由达成某种默契,在翻动的纸页间相得益彰。

“……阅读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航行。”我们的脚印在大地上留驻,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在文字里行走,此刻,我走过杏花春雨,走过云

岚虹霓,书带着桃花影落、碧海潮生的气息,苍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被这文字的洪流裹挟着,甘之如饴地沉溺其中。

文字跳脱出字纸,形成了有声的画面和无言的情绪,正如真正的告别不一定在长亭送别、灞桥折柳,不一定要劝君更尽一杯酒,真正的读书也不一定非要在西窗月下、学堂钟里。在生命如涓涓细流的无声浸润中,在脚步丈量过山川河流、眼睛见证过烟火人生之后,那些无言的文字,会从书卷里行走起来,有声有色,丰富我们的筋骨、血肉,使我们成为自己的日月星辰。

有一回,跟朋友去乡下探亲。沿路峭拔高峻的山峦一座座相连,在远处的山洼里远远地卧着一些村庄,一些葱茏的绿树在夏日的黄昏里静静伫立着。正当我们沉浸在这

种宁谧的田园景致中遐思纷飞之际,在山路转角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大片玫瑰。那些殷红的玫瑰朵朵盛放,大大方方地张开鲜艳的花瓣,沐浴在黄昏的霞光里,它的明媚和热烈使它背后的一扇淡蓝色铁皮大门和一堵矮矮的院墙也笼罩进了温柔的诗意。

“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这幽僻的山路边,娇红的玫瑰竟使我脑海中浮现出万千关于玫瑰的诗句来。

晚霞暗淡下去了,车子渐渐驶向渐渐变蓝的暗夜,在这个名叫张义的小镇,这个古朴村落的一片田园里,我置身于书卷的旷野上,有千万个墨黑的文字向我飞来,它们如千万朵玫瑰,朵朵都住在《诗经》唱响的水湄,满盈蝴蝶翼翅的风,携带万年光阴的故事,揉碎了我的心。

## 春日兰山(外一首)

□ 杨 错

山脚的迎春花已经落幕  
小道布满绿色,蜿蜒收藏  
诸多幽微路口  
缓步向前,路过雕梁画栋的屋顶  
几只大鸟威严逡巡  
仿佛这是它们的国度

二台阁人声鼎沸  
呈现生活丰富的横切面  
往三台阁行进的过程  
每走一步,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  
当然,漫山嫣红的桃花兀自开着  
在枝头坦露  
土地的从容与温柔  
令所见的一切都那么亲切

李子坝

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李子坝  
掬一捧清凉的山泉水  
让我们瞬间卸下疲惫

漫山入目皆是茶树  
茶树是此地的根  
茶叶是此处的形  
空气中弥漫的茶香  
则是那缕轻盈的魂

在这里,我羡慕一株茶树的悠闲  
也向往一名茶农的褶皱和长须  
挎着竹篮穿越静谧,沾着露水  
在云雾中轻轻掐下那枚芽尖

神奇的北纬33度  
一片叶子托起了幸福的梦  
这是无数人梦中的李子坝  
仙女甩下裙裾的李子坝

## 原野上的油菜花

□ 杨天赋

这是第几次燃烧  
金黄的冷兵器  
正从地平线的刀鞘里  
抽取柔软的火焰

金属的光芒在花蕊间结晶  
风经过时  
所有叶片都在翻译  
土地未被译破的密码

候鸟的迁徙路线  
正在花瓣背面  
生长成青铜色的脉络  
而那些被晒裂的犁痕  
正在分泌  
盐粒状的星图

当暮色像一把银勺  
搅动整个原野  
所有的金黄都在下沉  
唯有影子  
在天空中  
种植新的火种



# 百花

康县大南岭风光

[中国画]

第3316期

谈龙作

## 小镇随笔

□ 何雅婷

当我决定前往这座边陲小镇时,那名字——马鬃山镇,才如一声悠远的驼铃,飘进我的耳畔;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工作于此,生活于此,才恍若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首都藏着故事,每一行都写满了岁月的痕迹。

去镇上,有五百公里的车程。经历了多年的长途求学之路,已习惯了旅途的颠簸,甚至,还悄然滋生了几分莫名的兴奋。西北的戈壁,是大地裸露的胸膛,辽阔而深邃;西北的公路,是时光蜿蜒的掌纹,曲折而悠长。戈壁上的风滚草,像是被遗忘的时光信使,肆无忌惮地翻滚着,偶尔,几峰骆驼悠然其间,仿佛是这片荒凉中的诗意点缀。那天的落日,美得让人心颤,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维的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一刻,我仿佛与古人有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抵达小镇时,夜色已悄然降

除了日常的事务,下村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第一次参加春防工作,赶上了日出。那戈壁的日出,别有一番风味,是旷野最炽烈的告白。天边先泛起一抹冷青,继而橘红翻涌,一轮赤金迸裂而出,刹那间点燃整片沙海。

伴着小羊羔咩咩的叫声,新的一天悄然开启。给羊接种疫苗,颇费一番力气,大家分工明确,安围栏的人三下五除二围好了一个通道,然后便开始了赶羊工作。羊群仿佛知道了我们的来意,怎么都不肯进围栏通道,满场子都是“咩咩”的叫声。牧民们面对这种情况,分开站位,堵住它们逃跑的去路,很快就赶了一波,接种完疫苗的羊立马变得欢脱,蹦蹦跳跳地出了围栏。

寒来暑往,于马鬃山工作生活,不觉已逾两载春秋。回眸凝望,恰似原野上的一汪浅水,虽无江河的波澜壮阔、五彩斑斓,却也澄澈质朴、宁静安然。

我的老家在陇东高原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在这里,最先感知春天到来的是山坳、河畔、山泉旁那“嫩叶含苞生春色”的老柳。

“醉眼莫嫌春色浅,东风新染柳丝黄。”不经意间,老柳的枝条便在二月的春风里,顽强地探出了鹅黄的芽尖。这是春天到来时,家乡最娇嫩最鲜艳的色彩,它点缀着黄土地,给山村增添了一抹生机和活力。

家乡的老柳,也叫旱柳、河柳,是陇东高原上极普通的树种。植株可达十几米高,大枝斜上,树冠广圆形,树皮暗灰色,有裂沟,枝条细长,直立或斜展。树龄可逾百年。它不惧严寒,不怕干旱,不择土壤,无论生存的条件怎样恶劣,它都不嫌弃。老家有句谚语叫“椿栽圪垯,柳栽棒”,说的是椿树栽植凭的是圪垯

根,而老柳的栽植可以是枝干,植于土坑中夯实,便可扎根发芽、长成粗壮高大的身躯,足见其生长的适应能力极强。

我小时候,河沟对面的山洼洼长着两棵老柳,有水缸般粗细,斜卧着的树身一侧已然中空,可每到春天仍倔强地生出嫩绿的枝叶。老柳破裂的树皮,干枯的枝干,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祖父常说,这两棵老柳,算来已历经百年风雨。

正因为如此,老柳成为家乡极普通的一种树,田间地头处处都可见它的身影。盛夏时节,它那如盖的树冠便成了农夫歇晌、牧童避暑、行人纳凉的天然凉亭。在过去的岁月里,老柳的主干长到一定程度,便是可用的木材。老柳树的木质柔韧而轻软,它的枝干便成了庄稼人使用的农具把杖和编耱需用

的耱杆,这是其他树种的枝干所不能替代的。待到农历五六月时,它茂密的枝叶又成了牛羊的青饲草。而当老柳真正到了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时,它那枯朽的枝干终会被人们劈作柴火,为一棵老柳的坚韧生命画上句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柳树被赋予太多深刻的象征意义。“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管多么贫瘠艰苦的环境,老柳扎下了根须,长出了嫩叶,它居然成活了,这是新生和希望;柳者,留也,寓意留得住的乡愁;“折柳送别”,含着淡淡的哀愁,浓浓的思念。

老柳与家乡的父老乡亲极相似——它的坚韧、顽强、质朴与奉献,不正是家乡那些吃苦耐劳、默默付出的父老乡亲所展现出的品质吗?

## 山村里的老柳

□ 沈文炳

## 土豆发芽

□ 浩 瀚

惊蛰之后,一起醒来的  
不只是些冬眠动物  
橱柜里遗忘的  
几枚土豆悄悄发芽了  
不忍用小刀削掉幼芽  
或将其扫地出门。其实  
万物都有争春的想法  
用袋子封存,抑制快速生长  
待谷雨时节,这些土豆  
走入老宅的菜园  
让土壤去滋养。夏日  
开出蓝盈盈的花。秋天  
会孕育出满地的金黄